

欽定國子監志

上冊



〔清〕文慶 李宗昉 等 纂修

欽定國子監志

上冊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欽定國子監志/(清)文慶等纂修;郭亞南等點校.-北京:
北京古籍出版社,1998.8

(北京古籍叢書)

ISBN 7-5300-0173-6

I. 欽… II. ①文… ②郭… III. 國學-歷史-中國
IV. G52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7)第 28747 號

欽定國子監志

[清]文慶 李宗昉等纂修

郭亞南 等校點

*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環中路6號)

郵政編碼:100011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

新華書店經銷

北京市朝陽展望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開本 49.25印張 874 000字

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-4 000

ISBN 7-5300-0173-6/K·62

定價上、下(精):88.00元

前言

在北京東城區安定門內成賢街，毗鄰雍和宮，有一處古老的建築群落，那就是歷經元、明、清三代的國家最高學府兼教育行政管理機關——國子監。

國子監又稱「國學」、「太學」，因其包括孔廟，構成所謂「左廟右學」之制，所以又稱「廟學」。一般來講，作為古代最高學府，稱國學、太學；作為官署衙門，稱國子監。所以，國子監既是中國古代掌邦國儒學訓導政令的行政機構，又是中央級的全國最高學府，其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

太學為中國古代官學的代表。西漢武帝時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，採用董仲舒的建議：「興太學，置名師，以養天下之士。」兩漢時期，太學一度盛極。晉咸寧四年始設

國子學，隋時正式設立國子監，歷經唐、宋，國子監一直是封建王朝的中央級官辦大學。

北京國子監始建于元朝，歷經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有近七百年的歷史。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國子監，把國子監看做培養封建統治人才，儲備后備力量的大本營。一方面給予國子監師生優厚的待遇，一方面對國子監施行嚴格的管理和思想控制。國子監的學生統稱監生或太學生。其中又分官生和民生兩類。官生包括品官子弟、土司子弟和外國留學生；民生包括貢監和舉監，均由各地方官保送。清代監生的來源和成份更加複雜。國子監學生的選送，各省都有一定的限額，學生最多時上千人，最少時只有百十人。爲了加強對國子監的管理，國子監設祭酒、司業總理監事，博士、助教分掌教事。學生共分三級，按六堂分教。清雍正以後，更設管理監事大臣，直接對皇帝負責，劉墉等人就曾任過此職。除此之外，皇帝本人還親臨國子監祭孔講學，以示宣揚教化，重視教育。儀典盛大，規格很高，形成了我國古代獨特的集政治、文化、教育意義于一體的重要活動。史稱其「典至巨也」。每當皇帝祭孔講學之際，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在監學生，「圜橋觀聽」者，往往多至三、四千人。其規模之大，儀禮之隆，令人嘆爲觀止，是爲皇帝的臨雍大典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國子監又增建了辟雍大殿，規模更加恢弘壯觀。國子監今天的面貌就是清朝乾隆時期的遺存。

在元、明、清七百年的歷史中，國子監可謂人才輩出，頗多盛事。元朝的大教育家許衡、大書法家趙孟頫，明朝的大政治家張居正、文學家袁中道，清朝的劉墉、《桃花扇》作者孔尚任、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等，都曾在國子監任職。清末國子監祭酒張百熙更是以北京大學的前身——京師大學堂的主要創辦人而名垂史冊。可以說，京師大學堂是直接繼承了國子監的遺脉的。正如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所言，北京大學的歷史，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太學國子監。

二

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，國子監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非同小可的地位。自漢武帝始建太學之後，太學生就成爲一種政治氣候的晴雨表。每當國運衰微，世事維艱的時候，都會有太學生站出來呼吁改變現狀。正如張百熙在《成均課士錄》序中所言：「宋明太學生遭世危難，往往上書匡論朝政，倣儻負氣，激揚名聲，以求勝于小人。蓋自東漢黨錮起于太學，其清風余烈，數千年后，君子猶引以爲重。」太學生參與政治，成爲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特點。

明清之際，由于統治者的壓制，嚴禁書生上書言事，國子監學生的政治意識被壓抑。清代更明確規定，軍民一切利病，不準生員過問，倘有一言建白，即以違制論處。然而到了清朝末年，由于國事日非，國難頻仍，不能不對深宅大院中的國子監生發生影響，以致于「當東事起（指中日甲午之戰），執所學以諫者數十人。」

在國家日益加劇的內憂外患中，隨着改革呼聲的高漲，1905年，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，興辦學校，改革舊的教育制度。設立學部，同時廢止國子監，將國子監的學務事宜歸并學部辦理，在學部統轄下的國子監舊地，設國子丞以下各職，專司典守奉祀之事。至此，國子監終于壽終正寢。

三

北京國子監之有志，始見于明代，如《皇明太學志》、《國子監通志》等。其后有清乾隆間修《國子監志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收之，道光間修《國子監志》，以及光緒年間據道光版補刻重印本《國子監志》。

首都圖書館是全國收藏《國子監志》最多的單位。據筆者查閱，除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國子

監志》外，尚有至少四部清刊《國子監志》、《四庫全書》本爲乾隆間抄本自不待言，該館所藏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臺灣版，收入政書類，爲梁國治等人奉敕撰修，其他四部均爲木刻本，著錄均爲道光十四年文慶等人所修。但經仔細查閱后，發現其中僅一部爲道光間刊印，其他三部皆非道光年所印，而是光緒間補刊重印本，而且這三部亦有細微之區別。試舉其數端如下：

1. 其一爲四函三十一冊本，是該館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好版本，即道光十四年本。該書開本爲 $17.5 \times 28\text{cm}$ ，印制精美，質量上乘。但由于使用的原因，圖略有損壞。其編排體例爲：奏折、表文、職名、原志凡例、例言、總目、引用書目、首卷、正文。其中「引用書目」列在總目之后，置於第一冊。全書三十一冊，各冊卷數的分配與其它三部不同。

2. 其二爲四函三十二冊本，該書蓋有「北京市圖書館藏」之藏書鈐記，開本爲 $16.5 \times 27.5\text{cm}$ ，爲道光刻、光緒補刊重印本。其編排體例與前者之區別是將引用書目全部移至全書最后部分，其余一仍其舊，只是全書分爲三十二冊，比前者多出一冊。究其原因，乃各冊所收卷數不同。該書保存完好，爲補刻本中最好的版本，其紙質較厚，開本亦較大。

3. 其三爲五函三十二冊本，開本爲 $16.4 \times 27.4\text{cm}$ ，紙質較厚，與上一部光緒補刊本基本相同，而保存較差，殘缺蟲蝕時有所見。該書蓋有「北平孔德學校之章」的鈐記。首都圖書館文化服務部之《太學文獻大成》采用的即爲此本。

4. 最后一部，爲三函三十二冊本，開本爲 $16.6 \times 25\text{cm}$ ，紙質較薄，雖爲光緒補刻本，但與其它兩部亦有所別。其主要區別在于一是紙薄，二是開本小，三是字迹墨色深，疑与其它兩部補刊本印制時間有一定的間隔。從質量上講，該本印制良好，字迹清楚，無蟲蝕。因其開本略小，可見印刷費用上應比其它兩部較爲節省。從清朝末年國力日微的角度分析，此本似應后于其它兩部。

綜上所述，首都圖書館所藏四部《國子監志》可分爲兩種類型，其一爲道光本，一部；其二爲光緒補刊重印本，三部。下面就兩種版本的异同再略作考證：

首先是從編印體例上，兩者有明顯區別。前者引用書目在總目之后，列于第一冊；后者引用書目在全書之后，附于最后一冊。

第二是印刷質量不同。前者因是原版，印制精美，無殘磨損壞；后者因是補刊，未能應補盡補，時有殘版、磨損版出現，或漫漶不堪。

第三是避諱不同。前者僅避道光之前清帝的名諱；后者補刊時避諱包括了光緒帝的名諱如「淳」字等。

第四是書口不同。前者書口下半部分無字，而補刊本只要是后「補刊」的部分，其書口下方均標有該卷名稱和「丙申補刊」字樣。

第五是書證，有光緒間國子監學生作文可證。《成均課士錄》中收有面試第一名監生王昌麟所寫的《書補刊〈國子監志〉后》一文，文中寫道：「國子監之有志也，始于乾隆，續修于道光。今不百年而版片已佚其半。……光緒二十三年春，補刊工畢，面試以此發題，因書其后。」光緒二十三年正是丙申年的第二年，丙申補刊，到二十三年春，恰好「補刊工畢。」總括上述考證可知，首都圖書館所藏四部《國子監志》中，只有一部為道光原版，其它三部均為光緒二十二年補刊重印本，而且因「版片已佚其半」，補刊量甚大。世人多誤，認為此四部《國子監志》皆為「道光本」，謬矣。

我們這次標點《國子監志》，由于種種原因，只能以光緒補刊本為底本，但是，在標點過程中，我們仔細參閱了「四庫本」、「道光本」和其它我們所能見到的光緒補刊重印本，進行了精心校對，校出了絕大多數殘缺蟲蝕的文字，基本上彌補了底本中文字上的不足。在標點時，對諸如避諱字和一些明顯的錯字、訛字，一般徑改不出校。該書凡八十四卷，包括卷

首二卷、廟志八卷、學志十卷、辟雍志六卷、禮志十卷、樂志六卷、官師志八卷、祿廩志四卷、金石志十二卷、經籍志二卷、藝文志十四卷、志余二卷。可謂卷秩浩繁，「別戶分門，至周且備。」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，尤其是北京國子監的歷史，對於開發利用這塊風水寶地，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蘊藏，促進旅游活動的開展，都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。但由于我們才疏學淺，勉爲其難，錯誤之處，自忖多多，尚請有識之士不吝賜教。

郭亞南 韓麗

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

于首都圖書館原國子監舊址之「修道堂」

欽定國子監志

戶部右侍郎、管理國子監事務臣李宗昉等謹奏：爲國子監志書請旨增輯刊刻，以垂永久事。竊臣監向貯《欽定國子監志》繕本，計六十三卷，乾隆四十三年，經臣梁國治等奉敕纂輯。首紀列聖御製，次及陳設、彝器、祭器、典禮、考校、生徒等類，別戶分門，至周且備，編入《四庫全書》，仰見我朝尊師重道，培養人材之至意。惟查纂輯以來，迄今閱五十餘年，既未刊刻，亦未增修，無以徵信而垂永久。臣等謹查應行增入事宜：乾隆五十年，高宗純皇帝特建辟雍；乾隆五十五年，新刊石鼓；乾隆六十年，刻立十三經碑碣；嘉慶三年，仁宗睿皇帝臨雍；道光三年，我皇上臨雍講學；道光八年，平定回疆，獻俘太學，勒石紀功，竝增兩廡，從祀先儒，均屬有關鉅典，未可闕而不詳。臣等公同酌議，請就原書詳加校對，將應行增入各事宜，敬謹增輯，竝刊刻版片，裝潢成帙，庶期垂示久遠。其提調纂修各官，於臣監助教等官內，擇其熟諳事宜之滿漢各員選充，書成毋庸議叙。所需膳錄，於臣監肄業各生內，挑選文理明順者充當。供事於書吏貼寫中，擇其謹慎明白、字畫端楷者充補。惟此次增輯書籍，及刊刻版片等項，事務較繁，應請酌派膳錄八名、供事三十二名。凡一切繕寫

黃冊，及刊刻版片等事，照本監纂修則例舊例，俱責成該膳錄、供事等自備資斧，効力捐辦，毋庸開銷公項，定限一年完竣。如該膳錄、供事等始終奮勉，書成之日，奏請照各館効力膳錄、供事之例，給予議叙。至全書告竣，進呈御覽，恭候欽定後，竝請頒發各直省學政，以備考核。臣等未敢擅便，理合恭摺具奏，伏祈皇上訓示遵行。謹奏。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具奏。奉旨：「依議。欽此。」

禮部右侍郎、管理國子監事務臣文慶等謹奏：爲續修監志告成，恭呈聖鑒事。竊臣監志書，自乾隆四十三年纂輯後，編入《四庫全書》，迄今五十餘年。鉅典鴻章，歷年增益，未經續修，且歷年竝未刊刻頒行。經前監臣李宗昉等於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奏請開館增輯，所有繕寫黃冊及紙張刊刻版片等項，奏明照上屆之例，於臣監肄業貢監內考取謄錄，書吏內選充供事，捐資備辦，書成給予議叙等因具奏，奉旨：「依議。欽此。」欽遵在案。當經揀派提調總纂、纂修等官，遵照舊志體例，悉心編纂。茲已竣事，敬謹繕寫黃冊，裝潢成帙，恭呈御覽，敬俟欽定發下，刊刻頒行。至此次監志告成，除臣等及提調總纂、纂修等官不敢仰邀議叙外，其在館捐資辦公之謄錄八名、供事三十二名，可否遵照前奏，咨部議叙，出自聖恩。如蒙俞允，臣監先行移咨吏部，其供事人等，統俟刊刻刷印完竣，始准離館。爲此謹奏。再，臣監纂辦志書內，金石一志，經前監臣李宗昉等奏請，照會典館指傳之例，酌傳一、二人協同修理，書成奏請議叙等因，奉旨：「現在國子監纂辦志書，所有金石一門，必得通曉金石文字者，方足以資辦理。著准其照例指傳一、二人協同修理，不得過二人之數。欽此。」當經臣監指傳，得浙江舉人許榑、江西舉人熊兆麟，二員於道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到館効力。嗣因浙江舉人許榑中式癸巳科進士，奉旨：「以知縣即用。欽此。」復經前監臣鐵麟等奏請，以許榑仍留館効力，俾資熟手。奉旨允准，欽遵在案。茲當全書告成，查許榑、熊

兆麟二員所辦金石志，悉心編纂，考核周詳，實屬始終勤奮。該二員因係指傳，並非在監人員，自應仍遵前奏，給與議叙。查許榑本係奉旨以知縣即用人員，現遵籌備經費事例，報捐知州。熊兆麟係由舉人在部揀選知縣。可否請旨俯准許榑以知州即用，熊兆麟以知縣歸於舉人本班即選，以示鼓勵之處，出自皇上天恩。臣等未敢擅便，伏乞聖鑒訓示施行，理合附片陳明。謹奏請旨。道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。奉旨：「此次續修監志書成，所有在館捐資辦公之謄錄八名、供事三十二名，著加恩交部議叙。其金石一志，係許榑、熊兆麟二員所辦，悉心編纂，考核周詳。該二員係在外指傳，並非在監人員，自應給予議叙。許榑著以知州本班儘先選用，熊兆麟著以知縣歸於舉人本班儘先選用，以示鼓勵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」

禮部右侍郎、管理國子監事務臣文慶等謹奏：竊臣等奉敕增輯國子監志，茲已竣事，恭呈御覽。謹奉表恭進者：臣聞惟聖時憲，聖人乃百世師；教學爲先，國學則三代共。順詩書禮樂以造士，教思無窮；勗子臣弟友以明倫，會歸有極。故是彝是訓，學必貴乎大成；將徵獻徵，文典尤崇夫首善。欽惟皇帝陛下，德符廣運，治洽同風。繼六七作神聖之君，開億萬年靈長之祚。念典終始，剛健篤實，輝光曲成，範圍南北，東西思服。載以言，載以筆，炳如日星；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昭回雲漢。是蓋恭遇聖朝，近監二代，肇啓三雍。我世祖定至

聖之褒崇，新廟而金頒內帑；我聖祖正羣賢之祀位，建碑而贊炳奎章；我世宗廣達孝以推恩，冊王封者五代；我高宗紹前謨以展敬，易黃瓦於三門。凡此勵賢崇化之隆規，悉由累洽重熙之郅治。刪曼詞而垂掌故，霜豪分染於儒臣；稟宸斷而勒成編，瓊笈早儲於天府。洎夫辟雍新建，石鼓重排。至德洽乎儒林，元模軼於遐軌。我仁宗謨烈丕顯，甄陶在和。葺楹舍於膠宮，頒訓詞於黌宇。續承先業，佑啓後人。我皇上德普扇蘭，才儲芄蕘。隆臨雍之舊典，多士觀光；增從祀之新班，先儒沐德。震威霆於月窟，告成勒偃伯之碑；曜天藻於海流，拜謁矢止戈之詠。典物更昭其美備，文章益煥其光華。爰命監臣，重修新志。總裁、分纂、稽研，歸司鐸之曹；刊誤、排籤、繕校，試寫官之選。部居類別，編纂無取乎冗繁；踵舊增新，分合務精乎體例。登聖諭、天章爲卷首，言炳絲綸；附綴聞、紀事爲志餘，材多璣羽。宮牆輪奐，棟宇峻南北之榮；名姓標題，殿廡崇東西之位。有室庠而無室序，鱣堂之丹碧翬飛；出興賢而入興能，鱗舍之羽翹雲萃。三年大比，賦鹿蒿而蕊榜天開；四姓小侯，聚虎觀而黌廬地闢。錫銜名於賢裔，士習五經；教子弟於疇人，算通九術。拔高才以授學，來內郡之儒生；侍講幄而談經，多外藩之任子。璧池環拱，涵濡聖澤之涯；寶座堂皇，誅蕩天門之宇。於論於樂，成均之鐘鼓常新；惟一惟精，御論之琳琅丕煥。告功釋奠，禮崇三獻之儀；南呂夾鐘，樂正六章之律。官師慎選，砥金礪羽之才華；祿秩豐優，

廩粟餐錢之支給。天語闢老更之謬，奎壁騰輝；明禋隆彝器之頒，尊卣曜采。列石經於槐市，陋鴻都三體之書；置籥鼓於戟門，集蝌篆十章之字。萃晉唐之舊刻，石墨鱗編；題科第之新碑，琅書璀璨。籤牙軸玉，賜書而寶笈森羅；削棗雕梨，貯版而藝林廣布。錄臣工之奏議，曰都曰俞；蒐進獻之詞章，以南以雅。提綱挈領，定部分者一十二門；比事屬詞，釐篇帙者八十六卷。廟學之規模制度，鉅細靡遺；聖謨之祖述憲章，後先同揆。從此圓橋觀聽，青衿瞻雲日之暉；橫塾宏開，碧簡煥珠璣之寶。臣等學慚半豹，職濫一夔，幸叨編纂之司，得溯津涯之逮。曩壬蟠之在歲，刊修奏請於龍墀；際甲紀之開天，哀輯上陳於鶴籞。編分乙部，邀軒鏡之照臨；獻進寅階，共義圖而永泰。庶幾有猷、有爲、有守，敷錫近天子之光；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治平本大學之道。臣等謹增輯成書，奉表恭進以聞。